

谈朗诵

吴 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86144



誦 朗 談

吳 朗 編 著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濟 南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中小学語文教师和业余朗誦初学者以及通話的同志們的需要，为帮助他們掌握北京語調和朗誦艺术的基本知識而写的。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扼要地說明朗誦是什么，不是什么，学习朗誦有什么意义等；第二章介紹了一些朗誦語言艺术的基本知識，如正音正声，輕声重音，口气語調，停頓节奏等；第三章解說了几个理解所要朗誦作品的要領；第四章告訴讀者練習朗誦的一些方法和步驟。这是一本比較系統地講解朗誦的通俗讀物，文字也比較淺显易懂，初学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学习北京語調和朗誦艺术的門路。

談 朗 誦

吳 朗 編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东分店發行

*

書号：1756

• 开本 787 × 1092 1/32 · 印張 2 9/16 · 字數 50千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5,001—10,000

統一書号： 9099 · 30

定 价： (6) 0.22元

目 录

一 朗诵是什么和干吗学朗诵	1
(一) 朗诵是什么	1
(二) 干吗学朗诵	4
二 怎样掌握朗诵语言的规律	9
(一) 朗诵的正音正声	10
(二) 朗诵的轻声和重音	25
(三) 朗诵的口气语调	35
(四) 朗诵的停顿节奏	49
三 怎样理解所要朗诵的作品	59
(一) 站在时代的前列	59
(二) 掌握作品的灵魂	60
(三) 咀嚼语言的味道	62
(四) 丰富自己的生活	64
四 朗诵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68
(一) 词句的修订	68
(二) 练习与背诵	70
(三) 表情的设计	73
(四) 忘我地朗诵	75
后 记	79

一 朗誦是什么和干嗎学朗誦

(一) 朗誦是什么

朗誦是什么？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朗誦就是大声念書。念書跟朗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念書、朗誦都得有材料，都是把无声的文字还原为有声的語言；不同的地方：念書的材料非常广泛，語文能念，史地能念，理化、政常能念，辞源、字典也能念，一句話，凡是有字的东西都能念。朗誦的范围可沒有这么广，只能朗誦詩歌、小說、散文、童話、寓言、文艺通訊等文学作品。其次，念書，只要发音正确，句讀清楚就行了；朗誦，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还得有声有色地、精确有力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情感，使听众听了，真是如聞其声，如見其人，仿佛跟作者或作品里的人物見了面儿。所以，朗誦的語言高低疾徐、抑揚頓挫，随着作品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决不是一味地大声念，而是該大声的地方大声，該小声的地方小声，該怒罵的地方就怒罵，該欢呼的地方就欢呼，該緊張的地方就緊張，該輕松的地方就輕松。朗誦起来之后，朗誦者就成了作者的化身，向我們講述动人的故事，或者傾吐詩人心中的感受。

这样一說，朗誦不就成了演話劇了嗎？不，尽管有的朗誦者也会演話劇，話劇演員也会朗誦，但演話劇跟朗誦文学作品究竟是兩碼事，不能混为一談。首先，朗誦者表达思想情感的主要手段是語言，輔助手段是面部表情和手势，而演話劇則是語言和动作并重的。比方說有个冲鋒的場面吧，朗誦者只能振臂高呼「冲啊！」不能真地从台上冲下去；話劇演員則除去喊「冲啊」之外，还得有个冲鋒的动作。又比方一段号啕痛哭的情节吧，話劇演員真得哇地一声哭起来，而朗誦者呢，只能用哭泣的調子朗誦那一段，不能象話劇演員似地哭起来。其次，話劇是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一定要化裝；朗誦虽然也能化裝或采取集体朗誦的方式，分担不同的角色，但是，詩歌、小說、散文、通訊等体裁的作品畢竟跟剧本不同，不适于一人一段或一人一个角色地朗誦，所以，一般地都是由一个人来朗誦。既然是一个人，他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化朗誦为口技，一会儿男人腔，一会儿女人調，他只能用自己的那个嗓子来朗誦。这都是朗誦跟演話劇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例如独白吧，朗誦跟演戏就完全一样，又如對話吧，朗誦跟演戏也基本上一样。

談到独白和對話，讀者很容易联想到朗誦跟說話的关系上来。朗誦跟平常的說話也不同。咱們平常說話，一般地是随口搭音說的，很少在張嘴之前考虑考虑語法修辭再說，也很少考虑声調、語气、节奏、韻律的問題。所以，日常說的話是不精煉、不优美的。朗誦跟說話有区别：第一、朗誦的材料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語言，特別是詩歌的語言，都

是最精煉、最優美的語言。這種語言說出來，應該是最精采的；第二、文學作品的內容包羅萬象，里边什麼樣的人物都有，不同的人物的出身、教養、個性、愛好、職業等，咱們在朗誦時，如果始終是一個腔調兒，就不能表達出每個人物的形象，聽眾就會聽不清誰是誰。所以，朗誦的語言不象日常說話那樣平淡呆板，而是要做到繪聲繪影，維肖維妙。但是要象日常說話那麼自然，不要裝腔作勢，矯揉造作，一嘴所謂「舞台腔」，把話說得別扭扭扭的。

有人說朗誦，有人說朗讀，二者有沒有區別呢？有的。朗讀跟默讀是相對的，它是語文教學上的術語，光看不念是默讀，邊看邊念是朗讀。朗誦的要求比朗讀高，得達到背誦的程度。儘管有的朗誦者在朗誦時手里拿着本書，但那是擺設，決不是看一句朗誦一句的，因為一心不能二用，一面看字，一面朗誦，思想感情就不能集中，其結果勢必成了念書。當然嘍，朗誦決不等於機械地背誦，這是自不待言的。

從上列的各種比較中，可以看出，朗誦是一種精采地說話的藝術。通過這種藝術形式，把象個啞巴似的文學作品變成一個能說會道的話匣子，等於讓咱們跟偉大的詩人、作家見了面，听听他們熱情奔放的詩篇，听听他們講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愛好朗誦的朋友和喜歡听朗誦的朋友，在朗誦過一篇作品或听人家朗誦過一篇作品後，都感到愉快、興奮，覺得自己在政治認識上，語文修養上有很多很大的收穫，認為朗誦是個良好的學習和享受，喜愛朗誦的朋友們，讓我們在朗誦中學習、享受吧。

(二) 干嗎学朗誦

干嗎学朗誦呢？

第一，朗誦能幫助咱們学好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著名的語言学家罗常培、呂叔湘兩氏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术會議」上談到，朗誦的研究是直接和語言的规范化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实现漢語規範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大力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現在，全国各地已經掀起了学习普通話的热潮；在学习普通話的过程中，大家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北京語音的音素并不难学，比較难的是改掉自己的南腔北調，說出話来有北京話味儿。北京話味儿的主要内容是字調和語調。字調，是一个字的高低、升降、曲直、長短的形式；語調，是一句話的高低、輕重、快慢、停頓的变化。这两种东西都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所以，初学北京語音的人往往感到有些虛无縹緲，不可捉摸，甚而至于認為是道神秘的难关。不錯，这是道难关，但却不是不能突破的难关，突破这道难关的最簡捷有效的办法是練習朗誦。从前学作旧詩有个窍门：「熟讀唐詩三百首，不会作詩也会誦」。这个經驗可以拿来用在学习北京語音上。学习普通話的人，要是能把十篇二十篇文章朗誦个爛熟，北京声調自然而然地就拿穩了。因为說話是一种习惯，甚而至于可以說是一种筋肉性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在一个相当長的時間內养成的，要想改掉既成的老习惯，养成一种新习惯，紙

上談兵是办不到的，必須反复地練習才能奏效，好比游泳，不下水是永远学不会的。学习北京語音的声調也要多說多練，最好的練習方式，就是朗誦。

第二，朗誦能幫助咱們理解、欣賞文学作品。苏联的列格維也特教授說：「全部了解一个作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高声朗讀，作品一被朗讀就成了好懂与易解了。」向錦江先生曾經談过这方面的体验，他說：「一个人讀文学作品，特别是詩歌和戏剧，遇到精采的地方，很愿意高声念一念，来更好地体会原作的精神的。譬如讀郭沫若的屈原，讀到屈原念雷电頌那一段，如果只是看，就不容易很好地体会剧中人屈原悲憤激昂的情緒和郭沫若的文章的热情奔放的气势。」咱們在閱讀一篇作品时，假如光用眼睛看，不朗誦一下用耳朵听听，那就不大容易了解哪些字是明快强烈、声音响亮的，哪些字是色彩暗淡、声音低沉的；也就很容易忽略了为什么有些句子稍長，而有些句子极短；結果对于作品的情調的感受，对于作者的风格的体会，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好比伤风的人看花，只看到鮮艳夺目的色彩，而沒有聞到沁人心肺的芬芳；又好比聾子看歌舞剧，只見舞姿婆娑，却不曾領略歌声悅耳。試想，这該是多么大的损失呢。徐迟先生說，东北某地的一位中学教师，在朗誦一篇作品到二十遍时，才对某一形象有了完整的理解与領会。这樁事实，也充分地說明了朗誦是幫助咱們理解并进而欣賞作品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語言的声音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宋朝的范仲淹題严子陵祠堂有这样四句：「云山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

他的老友李太白說，「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他問哪個字，李說，「先生之德」，不如改為「先生之風」。原因是「德」是個短促的入聲字，不如平聲字「風」來得响亮。古人是這樣地注意音節的鏗鏘，現代作家也同樣地重視。老舍先生說，音節响亮的短句適宜於表達明快強烈的情感，反之，就得選擇些音節不太响的字，造成稍長的句子，使大家讀了，因語言的緩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這些都說明閱讀文學作品時，要不朗誦朗誦去體會語音在作品中的意味，是不懂得讀書三味的。

第三，練習朗誦能提高說話的藝術水平。咱們閱讀文學作品，除吸取精神力量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學好祖國語言。毛主席遠在1942年時就號召學習語言做好宣傳工作。他說：「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艺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作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注〕咱們檢查一下自己的語言，就會發現自己沒有很好地實現毛主席的這個指示。不是嗎，咱們說起話來，有時羅羅嗦嗦，辭不达意；有時「這個這個」「啊啊」地比划了半天還沒有說清自己的意思；有時拉開嗓子大聲地講，把聽眾的耳鼓都刺激得麻木了；有時平板得很，講

〔注〕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59頁

着講着成了催眠曲，試問咱們为啥这样拙嘴笨腮地不善于講話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認為沒有学过朗誦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苏联教育部审定的〔語文教学法〕中說：「学会朗誦才能学会有表情地說話。它也能培养掌握自己声音和語言机构的能力。在我們发展的学校团体生活中，朗誦是訓練儿童习于公开发言的手段。」这正告訴我們，要想提高自己的說話艺术水平，从練習朗誦下手，是条正确的途徑。在練習朗誦的實踐中，咱們能够具体地体会到祖國語言的和諧的音乐性，句法結構的灵活性和严密性，就能逐漸地掌握住使声調符合于发音和节奏的規律，掌握住使自己的語言精确地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这样，咱們的語言就会精确有力、生动活潑起来，咱們的說話艺术水平当然也就提高了。

第四，朗誦还是宣傳教育的有力武器。苏联非常重视朗誦，認為朗誦是「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觀和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有效手段。朗誦在我国的历史上也証明了它是宣傳教育的工具，朗誦是伴随着新詩的成長而产生的，最初的朗誦是試驗新詩的音节，看看詩的思想情感是否跟音节配合得恰当。这种朗誦还停留在「沙龙」朗誦的阶段，听众限于新詩作者的二三知己，实际上是一种「娛独坐」的切磋琢磨。抗战爆发了，詩人們奔赴斗争的最前线。于是，作为联系詩人与羣众的紐帶、作为溝通詩歌与羣众的桥梁的羣众性的朗誦运动兴起了。馮乃超先生在「宣言」中說：

讓詩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
讓它吸收埋在土里未經发掘的营养，

讓它啞了的嗓音潤澤，斷了的声音重張，

讓我們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从此詩歌的朗誦不再是「娛獨坐」的推敲而是「悅眾耳」的運動了。它迸發着戰鬥的火焰，成為民族解放鬥爭的武器。抗戰勝利後，朗誦又以一個尖兵的姿態出現在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的戰場上，成為誓師的號角。解放了，百花齊放，朗誦就開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了。在各種集體活動中，朗誦成了羣眾歡迎的節目之一。首都以及各大城市的工廠、學校里成立了學習朗誦的社團，很多工人、學生能象一個成熟的演員似地朗誦，他們把朗誦看做是最有意義、最有趣味的學習和文娛活動。

廣大羣眾的愛好朗誦不是偶然的，咱們都有一個這樣的經驗吧，就是自己看一遍不如聽人講一遍的印象深刻。自己看一遍跟聽人朗誦一遍的差別，打个比方說，就同看一場無聲的黑白電影跟看一場有聲的五彩電影的差別一樣。這是由於用眼睛看了方塊字，翻譯成語言，然後才能喚起思維的聯系活動，不如耳朵聽到聲音來得直截了當，有聲有色。謝爾巴科娃說，「好的朗誦者是更好的解釋者。」這話很對，好的朗誦者確實是最好的解釋者。凡是聽過成功的朗誦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雄壯的作品使人奮發，悲傷的作品使人落淚，勝利快樂的作品使人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悲忿悽慘的作品使人咬牙切齒，要去復仇。一句話，朗誦的感染力、說服力是異常巨大的。因此，我們說它是宣傳教育的有力武器。

以上四項，就是「干嗎學朗誦」的答案。

二 怎样掌握朗诵语言的规律

朗诵，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是一种规范化的说话艺术。

話，誰都會說，但要說得艺术，却不容易。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年近六旬时还说自己的台词不足以表现普希金诗剧的全部丰富内容，他希望重演自己扮演过的角色，加强台词的感染力、音乐性，以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大家想想看吧，这位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还不满意自己的说话艺术呢，别人就更不用提了。演剧，除去念台词之外，还有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如果「做」得好，还可以多少补救念词的不足；朗诵，主要是念词，因此，说话的艺术更显得突出地重要。

苏联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吉洪诺夫称赞咱们的汉语说：

只有用音乐才能传达出中国语言的声音，

只有用音乐传达才不会把它损伤；

从这声音里可以隐约地听见

钢铁的沸腾，

猛虎的低吼，

奔流的浩荡。（吉洪诺夫诗集）

朗诵就应当充分地利用汉语本身的这种音乐性，把说话的感染力发挥到顶点，使听众象吉洪诺夫一样地听到震撼心灵的

声音，掀起壯闊的共鳴。要想达到这种程度，朗誦者首先要掌握下列的一些重要的朗誦的語言規律。

（一）朗誦的正音正声

汉语的音节——即一个字的有机組成部分有三：即声母、韻母、字調。有些音节，它的結構在各地是不同的，有的声母相同，韻母不同，例如「白」这个字，济南念作〔bei〕，北京念作〔bai〕；有的韻母相同，声母不同，例如「突」这个字，济南念作〔du〕，北京念作〔tu〕；有的声母韻母完全不同，例如「足」这个字，济南念作〔gy〕，北京念作〔zu〕。有些音节，它的声母韻母，方言跟普通話一样，但是調类不同，例如「鉄」这个字，济南念阴平声，北京念上声；有的調类相同，可是調值又不一样，例如「天」这个字，济南、北京都是阴平声，不过济南念作〔降升調〕，北京念作〔高平調〕。于此，可見字的讀音各地是有差異的。咱們学朗誦，必須矯正这种差異，一致于北京語音。所謂正音，就是把字的声母韻母讀对；所謂正声，就是把字的調类、調值讀对。对的标准，就是普通話的标准音——北京語音。

唱京剧的講究字正腔圓，如果把字音唱走了，那就算砸了；电影、話剧也非常重視語音的正确，要是念台詞时念錯了字音，那也是个艺术上的缺点。老舍先生說：「耳朵不象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話，馬上就不耐煩。」这一不耐煩，就或多或少地拒絕了戏剧的感染。語言学家吳曉鈴先生听到「鋼鉄运输兵」里飾高

克英班長的演員和《萬水千山》里飾趙志方營長的演員把《保證》的《証》（zheng）念成《振》（zhen），把《光榮》的《光》（guang）念成《官》（guan），覺得是美中不足。戲劇家歐陽予倩先生聽到《偉大的戰士》影片里漢語配音的《我們勝利啦！》沒有把《勝利》的《利》念成輕聲，反而加以強調，認為是不可原諒。這些事例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他說：《舞台語言是為了戲劇特定的目的經過選擇集中起來的生活語言。所謂選擇集中就是通過藝術加工，讓它富有表現力，說服力，邏輯性強，音樂性強，生動活潑而自然的。這種既是生活語言又是藝術語言的舞台語言組成的最基本成分當然是語音、語法和詞匯。因為要用嘴發出聲音來講話，所以語音就成了絕頂重要的課題。舞台語言的鍛煉與提高是建築在語音的基礎上的，因為聲音是語言的素材。》因此，他教導演員們說，《為了正確地發音，必須對舌、唇、顎及整個面部肌肉，加以正確地訓練。》又說：《我們的演員應該從新好好地學習母音和子音》，《我們應該象小孩子一樣重新學說話。》這些話，雖然是对戲劇演員說的，但同樣地適用於朗誦。

學朗誦的人要想學好北京語音，必須通曉北京語音的各種規律。不但原來不會北京話的人應該這樣，就是北京人，如果他想成為朗誦家的話，也得這樣，因為把北京語音說得百分之百地正確，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大家都相信話劇演員，特別是知名演員的北京語音發得最標準吧，可是

据吳曉鈴先生在北京兩個剧团166位演員中的測驗，語音純正的仅有28人。而在語音方面存在問題的一些人中竟有知名演員和舞台經驗极为丰富的演員。所以，咱們大家都應該对自己的語音持一种保留态度，不要輕易地認為自己的語音沒有問題。

要想使自己的語音完全合乎标准，得認識拼音字母，确切地了解每个字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并掌握北京四声的調值以及連音变調的規律。因为整个北京語音系統里只有32个音素和4种字調，这32个音素和4种字調可以配合出北京音系里的所有的音节。咱們掌握了这32个音素和4种字調，就等于掌握了北京語音的鑰匙，碰到把字音念錯了的时候，一說就能改正。比方說吧，[保証]的[証]念作[zheng]，不能念作[zen]，假如念錯了，只要把舌尖鼻音的[en]改为舌根鼻音的[eng]就行了。又如[友好]兩個字都是上声，可是北京語音里有一条規律：兩個上声字連讀时，第一个上声字要变作阳平，遇到这种情形，你要懂得北京四声的調值，那么，一点就通，否則單靠摹仿，是很难完全正确的。因此，不会拼音字母和北京四声的人要赶紧学，已經学过的人，也不要認為自己会念[b] [p] [m] [f] 和[高] [揚] [轉] [降]就万事大吉了。在这里，我愿意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的发音还不見得完全合乎标准，或者虽然合乎标准，但有些地方却不知其所以然。就拿[b] [p] 兩個音素來說，你說它倆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如果了解发音方法上的送气、不送气的区别，那么這個問題很容易解釋；还有

[n] [l] 这两个音，有些人常常念不正确。如果懂得前者是鼻音，后者是边音，一个是气流从鼻子里冲出去，一个是气流从舌头两边溜出去，那么，这两个音就分辨清楚了，就不至于把「木蘭从軍」念成「募男从軍」了。你的发音是否正确，最保险的办法是請一位懂語音学的同志給你鉴定一下，千万不要輕信注在拼音字母下边的方块字。因为，一則方块字的讀音在各地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 [d] [t] [n] [l] 这4个音素的旁边注的「德特訥勒」4字吧，在北京它們念作 [de] [te] [ne] [le]，在济南就念作 [dei tei na lei]，你要按方块字来念就不对了；二則字母的名称跟它的純粹音不同，例如 [b] [p] [m] [f] 这4个音素，黎錦熙先生管它們叫做「伯」「迫」「墨」「佛」，董少文先生管它們叫做「布」「鋪」「木」「富」，你說哪个对呢？其实都对又都不对。說它对，是由于子音，除个别的以外，发音不响亮，不好念，因而也不好学，所以，只好給它們加上个母音，使它的发音响亮起来，黎先生給 [b] [p] [m] [f] 加了个母音 [o]，成了 [bo] [po] [mo] [fo]，于是注上了「伯」「迫」「墨」「佛」；董先生給它們加上了个母音 [u]，成了 [bu] [pu] [mu] [fu]，于是就注上「布」「鋪」「木」「富」了。二者都是从权的办法，所以說都对。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拿「伯」「迫」「墨」「佛」或「布」「鋪」「木」「富」去拼音，准一拼一个錯，在拼音时要去掉那个附加的母音，用它的純粹音才行，可見 [o] 或 [u] 都是多余的累贅，所以說他們注的方